

天殘聖教

4

金童精品



下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走火入魔	503
第二十二章	乾坤大法	512
第二十三章	娇凤殉情	544
第二十四章	扑朔迷离	568
第二十五章	血刃大仇	588
第二十六章	媚家色劫	609
第二十七章	众花拱郎	639
第二十八章	死人复生	665
第二十九章	正邪大战	695
第三十章	花中大豪	727

第二十一章 走火入魔

那外圈十八位灰衣僧见花中豪泪流满面，竟对慧能大师连连叩首，不由脸上也稍有和满。

慧智方丈道：“他自面贤庄回来，便神情多有恍满，不再理寺内事务，昨日竟悄然圆寂。”

花中豪道：“我心中疑团却不知还能问哪个？”

慧智方丈道：“但问老纳便是，凡知者定相告知。”

花中豪道：“泰山武林盛会和华山比武，相传哪是少林下的帖子，我想问问大师，那年江湖人坐去我家祝寿，是不是也是少林寺撒的帖子？”

慧智方丈沉吟道：“这事我早已知悉，因那时告渡方丈圆寂，寺内杂务烦多，不及过问。新近本便踏察，不撒竟能又归天面去。老纳能相告的是，此三次撒帖乱动江湖，皆非少林寺所为。等过些时日，我少林定会这一干事物弄个水落石出。”

花中豪道：“方丈空中无凭，我如何相信？”

慧智方丈冷然道：“出家人自是不打妄語，信不信則由你。”

花中豪道：“方丈可有些線索么？”

慧智道：“我只知這裡與聖教有些干系，更多的却是不知，還須察清。”

王犀一邊插嘴道：“什麼是聖教？”

慧智方丈道：“這聖教源于西域，後傳至中土。據傳，聖教教主也是行善行惡，眾生平等。有金銀財物，須當教濟貧眾，不茹葷酒，崇拜聖尊……這教義倒也不错。”

王犀忍不住問道：“何為聖尊？也是拜佛么？”

慧智道：“他們那聖尊乃是火焰，因聖教多次起事反抗朝廷。朝廷自是對他們嚴加禁止，他們為活命，行事不免隱秘詭怪，以避官府耳目。因行事多怪異，與武林各大門派也結了些仇怨，日久積怨成仇，現下已善成水火。”

花中豪道：“可我花家與聖教無怨無仇，他們為何屢屢加害與我？害我家破人亡？”

慧智方丈道：“這裡面因由，我却是說不大清楚。只有察明真相，方可斷言。”

隨即慧智臉色一變，說道：“花施主今日上少林傷斃我僧眾，未免有些小覷少林。老納武學不精，今日也只好與花施主討教幾式，已平寺僧怨憤。”

花中豪道：“我说了，那些僧人确不是我所杀！”

慧智道：“空口无凭，还请花施主出手，老纳只有试过方知。你方才已斗悟苦、悟劫二人，耗了些气力，我也不为难你，只与你拆上三招便可。不要再多言。”

花中豪见慧智出此言，已知三招必战。

慧智一代宗师，自是不会先行动手，花中豪索性抢先出招，上手便难出“无情重义”之术，左“多情拳”，右“游龙十四肘”。慧智微微一愕，出掌相迎。

只见性发难、手势，与悟苦等相比均无什么特异之处，仍是以少林“大力金刚”拳相对。

花中豪抢步而上，出指如钩，径往慧智肩头抓落。

慧智虽已近近，身法却极是快捷，有如电闪。

口口他斜身略避，花中豪这一抓便从身侧擦过。

慧智左掌风声起处，花中豪正是门户大开，已是闪无可闪、避无可避，只有等拳击在身上。

月蕊、王犀同时微口，惊叫一声。

不斜慧智拳势骤收，花中豪连衣角也没给带到半点。

慧智方丈道：“一招已过，花难主再上。”

花中豪见慧智方丈收难不打，气焰已低了一半，知自己远非对手。可就此认情又实非他生性，舍命又冲将上去。

慧智凝身而立，淡豪一笑，对花中豪犹如暴风雨

般的拳招不招不架，只微一側身，花中豪拳招便即落空。

只見慧智方丈猛地一頓足，拳法忽變，出招遲緩，但拳力却極是凝重剛強。

兩個姑娘及一千眾僧在圈外，均覺拳風壓體，一步步地向外退去。空地之上，圈子也立時大了一輪。

花中豪見慧智單掌推到，已是萬難閃避，只有出雙手相迎，以硬功對硬功。

但聽“砰”地一聲，花中豪身子一晃，如一塊石頭，被震飛出去，一头撞在了路邊山石之上，口吐鮮血。

兩招之內便將花中豪擊成重傷，慧智非但沒露喜色，反而嘆了口氣，說道：“看來那些寺僧果然沒欺你，你受傷了。”

他剛才所發那掌，如要化解，非“冰寒掌”法不可，慧智適才不出重拳，便是想逼花中豪出這“冰寒掌”來。

見花中豪中掌受傷，慧智知其真是不會“冰寒掌”法，不由有些後悔，自己這掌發的有些重了。

花中豪撞在山石之上，月蕊、王犀尖叫一聲齊奔過去。

扶起時，見花中豪只是嘔血，已不能言語。

慧智方丈道：“你武學至此，已是不易，但僅凭這

便要天下武林为敌，扫蕩家仵，怕是差的远通。今日你虽悔我憎众，但你刚才与悟苦对敌，手下留情，我亦不深究你。只是你今后再不得上少林一步！”

言毕，慧智方丈转身先走，众僧紧随其后。

那三个黄衣僧人憎苦、悟劫、悟难，各自凝凝瞪花中豪一眼，也只好随慧智回寺。

花中豪呕血不止，急得月蕊、玉犀泪凝汪汪。

月蕊忙运行“河洛神功”为花中豪推宫导气，玉犀则用手帕为花中豪推血。

直到傍晚，花中豪才长了口气，止住吐血。

两个姑推扶着了，在洛边村里找了家农户住下。

两个姑难尽心尽力，在院外守护，闲来说些女儿飞的事物，也觉津津有味，二人只盼花中豪早日出关，功力大增。岂不知花中豪此举乃孤注一掷。

他心知自己所学武学招式皆当世上难，只因内功不济，便是十之三四也难发挥，故此与慧智方丈相对，只两招间便被重仵。想慧智说的那圣教势力庞大，其中自是高手如云，自己这点功力想报仇也难。

与其不能报仇，还不如拼着运练一下“河洛神功”，或可打通关节，功力再进一层！

练了一日，花中豪便觉周身气血通畅，神气十足，身上气力也似有长。

夜里盘膝铺上又练，子夜时分，更是觉得心聪目

明，周身都似有涌涌热流滚动。

次日练至午时，花中豪忽觉心血翻涌，有些不适。

但他心意已决哪里肯住，盘身不动，仍是悉心将周身气脉游走不已。

堪堪日已偏西，花中豪突觉耳边“轰”地一声巨响，整个人也腾了起来，身一落地，发足便向屋门直冲过去。

紫门本就不坚，被他身子一撞，登时破碎。

月蕊与玉犀正在院门外谈笑，忽见花中豪破门而出，均是一惊。

两人见他以身破门，都道他神功已成，迎上前来正要道喜，却见花中豪双目发直，直盯着地望着前面，看出不看她二人，竟似认不得她们。

不等两个姑娘上前，花中豪已冲破院墙，向外墙冲了出去，奔跑之迅，实是罕见。

月蕊、玉犀尖叫一声便去追赶。

只见花中豪有如一匹神骏，足下生烟，哪里还追得上，几个起落，转过一个山脚，已是不见踪影。

王犀从小在船上长大，且母亲早逝，自是于礼多不大懂，只觉男婚女嫁乃光明正大之事，没什么可害羞的。

见月蕊如此一说，她倒有些不好意思，不知是问

错了什么。红着一张脸忙道：“花哥哥人好，心好，你与他自成一对。这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月蕊见王犀真挚可爱，说道：“我们做女儿家的，不同男人，这些事自是不能常放在口上。道也是我爷爷常告诉我的，要不然，会让人家笑话。”

王犀道：“我可是不怕笑话，你要是怕笑话，你就别嫁人好了！如你没订亲，我却是要让我爹爹将我许给他了！”

月蕊望着王犀竟一时无话可说。

王犀又道：“要不然咱们便一同嫁他！三个在一起，更热闹些，你说好不好？”

月蕊见王犀天真浪爱，心地一片纯净，十分可爱。由笑着说道：“咱们倒是想一同嫁他，却不知花哥哥想不想娶咱们呢？等见到他时，你且问问。”

王犀认真道：“也好，见了他便问问。”

两人说道话，倒似一下更亲近了几分，彼此心中暖爱的。

月蕊戏道：“你现下还小，等你大了些，怕是便容不得我了，恨不得一个人占住他。”

王犀笑道：“姐姐功夫那么好，便是容不得也是不行，又打不过你！倒是怕你那时不肯与我同嫁！”

二人说着笑话，等了两日。

见花中豪一直不归，这才心上焦急起来。

月蕊道：“今日他不回来，明早我们就走。”

正说间，玉犀忽指着路上示意月蕊不要出声。

月蕊回了头看时，只见远远的路上正有两骑过去。

她二人目力皆强，远远便看清那两匹马，乃是他们上少林寺时买的两匹。

骑在马上，一个正是少林寺边他们住屋的那矮老农，另一个却是身材单薄，面目却看不真切。

玉犀轻声道：“我们不如先去看看这两人行踪，他们偷了我们马匹，定是有鬼！说不定与那些少林寺僧人怪死也有些干系！”

月蕊道：“你说的有理，我们且悄悄跟上去，看他们去哪里？这二人鬼鬼祟祟，我也有疑。”

二人在那庄户家里又放了些碎银，匆匆上路，展轻功，赶将上去。

前面两人不知身后有跟随，行得不快。只是马蹄声响，月蕊、玉犀在后面听不清二人说些什么。

那两人在前面徐徐驱马，月蕊、玉犀在后面跟踪，也不十分吃力。

玉犀对月蕊挤挤眼睛，俩人相视一笑，不远不近跟住。

中午时分，前面那二人下马在路旁一酒店吃起酒来。

月蕊、玉犀早已行得急，没吃东西，肚子里早已

饿了。便也只好硬着头皮过去，悄悄将马栓在一旁树上，寻一不显眼处，要了些饭菜。

那二人埋头吃菜喝酒，对她两人瞧也没瞧一眼。

见那二人骑马又走，她们俩个也忙唤过酒家付了饭钱，解开缰绳，骑上去追。

第二十二章 乾坤大法

行不多时，只见前面出现一条大江，江水浩浩，波光闪闪，江心并无船只。

那二人竟驱马下了路，向江边走去。

月蕊、玉犀商议一下，也随后跟了上去。

转过一个岗坡，先看见一个渡口。

这渡口是荒僻，四外怵草丛生，周围几棵老树，却一个人影也没有。两人下了马来，条自手牵缰绳，似在等船。

两个姑娘正犹豫是不是策马去，只见那俩人已然回转身来，正对她二人笑。

那矮胖老农开口道：“两位姑娘想是认出我，你们一路相随至此，有什么要紧事情么？”

月蕊、玉犀见他俩人竟早已发觉，不由各吃一惊，只好翻下马。

但见另一人，身材清瘦，面上却是毫无表情，细

看时，却是戴了一张人皮面具。

那人见两姑娘也下了马，对老农道：“宣胖子，不要与她们客气，她二人敢追一来，定是身上有些功夫，这里反正无人，将她们她住便是。。”

那叫宣胖子的老农闻言一笑，显是不大想与月蕊，玉犀动手，道：“你二人辛辛苦苦追至此，是不是戴要回这两匹马？早说一声，还与你们也就是了。”说道，便将那两匹马的戴绳掷将过来。

这一掷之力意是大得出奇，只见缰绳笔直过来，犹如有人在前面的拖动，拉得两匹马也向前抢了几步。

玉犀用手接时，那缰绳力道仍是不衰，两条软软的绳子恍如变成两截铁棍，直射过来。

戴拿掷不住，闪身一让，才没被打中。

那两匹马也就熟放开四蹄，狂奔而去。

宣胖子笑道：“你们的马已还给你们啦，二位姑娘还有什么说？”

玉犀见这人虽生得矮胖，粗戴，其貌不扬，刚才送马那一手功夫，也已看出他内力实是不俗，说道：“只棍还问一句，你为何盗了我们那两匹马去？那少林寺灰衣僧是不是皆你二人所杀？”

面具人冷冷一笑，说道：“这话也是这么问你的么？我只知少林寺老僧二位那情郎哥哥打得也不轻，别的却是不大面楚。”

玉犀闻听此言，已猜出那些僧人含笑怪死，八成是他二人所为，怒道：“你这好生歹毒，竟敢嫁祸于人，今日本姑娘断不会放了你。”说罢便要上前。

宣胖了忙道：“两位姑娘还是识相些，莫在听他说些什么，你们便信什么，实话对你们说，那些僧人确非我所杀，我的来历你们也不用问，我与你二人无仇无怨，也不想伤你们，你们还是快此去罢。”

面具人冷然道：“宣胖，这事你且不要管，让我来斟酌这两姑娘如何？”

宣胖道：“能方便时行方便，得饶人处且饶人。两姑娘正当妙龄，你还是放过她们为好。”

面具人冷一声，恨道：“放她们倒是不难，只是我与花中豪这口气咽不下，这二人甘心随花中豪走，我也要她们随我，今日她二人便是不甘心，我也定要她们随这走，我早已有志，只要是花中豪的东西，不管什么事物，我都要将他夺抢过来。”

玉犀听得心中大怒，哪来容他现雯，尖声叫道：“我有胆量与花哥哥相对，却敢来欺负我们，你这也叫花中豪么？来来来，我让你抢。”说着冲将上去便是一掌。

面目人微微冷笑，轻轻一闪，便便玉犀掌风让过。

只见他回转身来，也向玉犀后背虚虚拍过一掌，玉犀身法灵捷，也扭身让过。

一招相交，玉犀已知道自己在掌上讨不到什么便宜，忙抽出银钱金钩，一抖便将钩钩向面具人打去。

面具人想未见过如此怪异的兵器，“嗤”了一声，忙挥掌去迎，发掌风将钩钩荡开。

待他看将玉犀兵刃乃是一钩钩，笑道：“我道是什么玩意？一个钓鱼的器物也拿到这里来比试，岂不让人笑。”说着手便向银丝挥去。

只见他出手极是快捷，两指一张，便要捏住银丝。玉犀慌忙一抖，便丝白光闪动，从面具人手上脱开。

那灿灿金钩却就势反荡出去，直勾向面具人虎口处“合谷”，“三间”两处穴道。

面具人见玉犀钩灵动，不敢大意，虎口骤然一收，用食指疾向那金钩一弹。

玉犀交觉有一股寒冷之气，从金钩银线中直相过来，由手臂再传至胸口，浑身意也冷得一抖，不由脱口叫道：“玉犀姐姐，冰寒相法。”

面具人森森一笑，说道：“你识相更可，”道便，相身出步，出掌上前。

玉犀便阴风席席，冷气森森，一股大力直窜过来。

正便拼死接对，忽见后人影电闪面过，月森已抢道拦住那掌，将那股雄劲冷风推了开去。

月森看出玉犀远非这面具人敌手，当即也顾忌许，

上前便使出“漫天飞花掌”法，以“花开花落”起式，掌掌直向面具人打去。

月蕊武功比玉犀自是强了许多，尤其这掌上更是快捷无伦，令人目不暇捷。

面具人在月蕊翻飞掌花之下，一时错手不及，只见月蕊接连“花团错簇”，“花发圆”，“花朝月夕”几式，飞舞不断，快似早闪，逼得他竟是连退三步，惊疑不止。

面具人闪过几掌，已看出些门道，知月蕊内功尚浅，掌式虽快，却并不十分凌厉，他只要闪在她掌边之外，便无大事。而他那“冰寒掌”，却是威力沉猛，双掌错动，向月蕊身上连发数掌。

不一刻，月蕊便觉有如漫天飞雪，北风呼啸，周身丈余之内全是一片寒气，战不几俟，她已是浑身发冷。

月蕊运起“河洛神功”相抗，但她功力毕竟浅了许多，抗得一时，面具人掌风到时，又冷了起来，一冷她又运功相抗。

这一业。掌法自然慢了。

掌法一慢，月蕊立时处于下风。

玉犀一边见月蕊不敌，尖叫一声挥动错线金钩也冲了上去，一式“愿者上钩”直击面具人后腰“命门”大穴。

面具人见金光闪到，只好收掌让过。

宣胖叫道：“老弟吃得消么？用不用我帮忙？”

面具人冷笑道：“我一人尚且有余，还用你不着。”

只见他以一敌二，果然是攻多守多，双掌翻动，将两个姑娘逼在一团阴寒之气里面。

又斗一刻，月蕊见玉犀冷得牙齿早已打战。

她心知是这面具人最不想立时毙伤她两人，怕是只要将她二人生擒，如施辣手，她二人早已伤在他掌下。

月蕊看出自己与玉犀绝非敌手，忙叫道：“玉犀妹妹，我们先退。”一式“花枝招展”将面具人逼退两步，拉着玉犀跃出“冰寒掌”掌风。

俩人退出掌风刚觉身上动暖，那面具人早腾身而起。又拦在俩人前面。

双掌平拉，又是一股逼人寒气涌到，俩人向斜里又退。

如此几番，只是逃不出那寒气逼人的掌风。

月蕊叫逼：“玉犀妹妹，你先上马，不要等我。”

玉犀也尖叫逼：“姐姐还是你骑马去，日后找到花哥哥，为我复仇。”

俩人擒让，谁也不肯先走。

宣胖笑道：“你们俩各骑一匹马，跑天不擒算了。”

面具人听得他们对话，抽出掌来，径向一旁寒两